

关注2022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

一朝「化蝶」成百戏

文海南日报记者 习霁鸿

“生死相随，皆缘和你永远徘徊缠绵；旷世蝶恋，只为你肩头片刻停留。”当杂技遇上梁祝，会发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？

2月14日、15日，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舞台艺术精品2022年展演剧目——大型当代杂技舞剧《化·蝶》在省歌舞剧院上演。中国经典爱情故事在杂技艺术中焕发出别样的生命力。



《化·蝶》情别之蹬伞。

杂技艺术别样演绎

与过往改编相似，《化·蝶》同样是以梁山伯和祝英台凄美浪漫的爱情作为故事主线。不过，总导演赵明并不想讲一模一样的故事。以结构为例，《化·蝶》一方面是传统的梁祝爱情故事加入破茧化蝶的情节，另一方面则展示了庄周梦蝶、物我两忘的境界，使全剧更加丰满、曲折，充满情趣和意境。

与过往改编不同，《化·蝶》没有采用惯用的多语言表达，而是用杂技艺术作为主要表达手段，并融合舞蹈、戏剧、默剧、魔术等多元艺术形式。“梁祝爱情故事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爱情故事之一，曾被多次搬上舞台。我们不能去重复过去，要用杂技独到的艺术形式来展现它别样的韵味和美感。”赵明说。

不重复过去，想要实现，并不容易。赵明向海南日报记者坦言，创排作品的过程中，最大的难题就是找到故事和杂技艺术的有机结合点，常规的杂技表演没有叙事、没有情境，该如何表达爱情、化蝶、抗争与自由？

走进剧院，观众会在演出中找到答案。例如，书院里，书童和书生们以“毛笔手技”的杂技表现书院的青春活泼氛围，祝英

台因此对书院更加向往；梁山伯出场时的“集体扇舞”，既表现了书生们的交友，又刻画了梁山伯翩翩书生的形象；马文才家向祝家求亲时，则采用了“滑稽钻箱”的杂技，表现出马文才家的财大气粗以及祝英台父母的见钱眼开……“所有杂技的表达都是根据剧情需要，为剧情和人物服务，而不是为了炫技。”赵明说，而这样突破身体极限的表达只属于杂技艺术，非其他艺术形式可代替。

“杂技艺术本就是身体的极限表达，非常神奇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它与破茧成蝶有着同样的寓意。”赵明说，这也正是团队最终选择以《化·蝶》为名的原因。

杂技艺术，中外有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化·蝶》采用的大多都是中国味儿十足的杂技技术。譬如空竹，其灵动映照了蝴蝶飞舞的自由自在；抖杠表达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遭到封建社会的阻拦和压迫；蹬伞则营造出梁祝分别时的无限离愁别绪。

肩上芭蕾翩跹起舞

为丰富演出表达手法，给予观众震撼观感，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历时两年打造了许多新创意项目，包括芭蕾转碟、蹬伞、抖杠、毛笔手技、滑稽钻箱、集体扇舞等。

虽然绝活频出、亮点颇多，但如果要问其中最震撼的一幕，大多数观众都会把票投给“肩上芭蕾”：“祝英台”轻踮脚尖，立于“梁山伯”的肩头，双臂翩跹，上下翻飞，如同蝴蝶展翅，刚柔并济，柔美而自由，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记者了解到，演绎“肩上芭蕾”的两位演员正是这个项目的创始人——国家一级演员吴正丹、魏葆华夫妇。他们在《化·蝶》中分别扮演祝英台与梁山伯。

2003年，他们就曾与赵明合作，将杂技短节目《化蝶》搬上央视春晚舞台，他们大胆突破、精心创编的“肩上芭蕾”由此在国内掀起热烈反响。吴正丹告诉记者：“之后近20年里，我们总觉得和这个节目还有未了的缘分。”

10多年的等待之后，三人终于寻得机会再次合作，将几分钟的短节目扩编为一个完整的杂技舞剧。

在吴正丹眼中，梁祝的故事关乎爱情，但《化·蝶》却不仅仅是讲爱情，“我们希望以新的表现形式赋予这个故事更多内涵。在梁祝爱情之外，《化·蝶》也寓意着生命，寓意着从生到死、又从死到生

的过程。”

吴正丹认为，肩上芭蕾的形式与梁祝化蝶之后的爱情十分契合，其呈现出的浪漫与自由恰是梁祝二人对生命和爱情的诠释。

空灵意境韵味十足

2021年，《化·蝶》在多地巡演，就引发了观众广泛、热烈的讨论。有观众在网络上有感而发：“我看过不同版本的‘梁祝’舞剧，大多在‘剧’和‘讲故事’上着力。但《化·蝶》则重意象，重空灵和浪漫，巧妙地将舞蹈、杂技、音乐、舞美融合一体，表现了‘人蝶互梦，物我两忘’的哲思。”

是的，除了表演本身外，《化·蝶》的舞美、服化道等方面也都充满了空灵与浪漫的气息，既有传统中国文化的审美，又不失当代舞台表演的创新。

《化·蝶》的舞美由著名舞美设计师秦立运一手设计。在元素使用方面，特意避免了满台是蝴蝶元素的视觉印象，反而运用大量的圆形和线条，辅以竹、月、云等意象，进行多样化的组合，典雅大气，使得舞台充满诗意与韵律。在色彩方面，整体色调以灰白为主，对传统杂技舞台的艳丽色彩进行淡化处理，为杂技动作赋予更深刻的情感内涵和文学底蕴。

作为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总经理兼艺术总监，提起《化·蝶》的舞美时，吴正丹连连称赞其为“时尚的古典美”：“舞美运用了大量充满中国风的形状和因素，色彩很克制，并不繁复热闹，却很有冲击力。每一段、每一节的舞美设计都有自己的个性，能让观众从中看懂团队的表达。”

而由主力设计师李锐丁操刀的服装也十分别致，例如书院学子的服装都是半人半蝶式样，表现出书院在梁祝二人眼中的美好。同时，一些服装上还运用了水袖等元素，十分唯美。

吴正丹还另外点出了演出道具。她说，以往的杂技表演会上大量的大型道具，用以展示演员们的技艺之高超。但在《化·蝶》中，道具却是以扇子、伞等轻巧道具为主，“更加贴合这个剧目空灵、浪漫、自由的基调。”

吴正丹表示，自己曾与丈夫多次来到海南演出，“海南很美，在艺术方面的态度很开放、很包容。而且通过演出反馈可以看出，海南人民对艺术是有判断力和要求的。”

“希望海南观众能够来到现场观看我们的演出，并给予我们反馈，帮助我们越演越好。”吴正丹说。



《化·蝶》中梁山伯之蹬伞。



《化·蝶》殉情之抖杠。